

活页文史丛刊

本

辑

要

目

明代方言俗语汇编叙录

张惠言《词选》批语

《通俗编》题识

旧体诗词一束

《诗》说二则

刊头题字：郭绍虞

稼轩词笺注拾补

夜读零笺

李商隐南游江乡辨

《临海水土志》夷州即台湾考

关于《张旭年考》的讨论

《淮阴师专学报》增刊

目 录

76. 边寿民生卒年考
.....白坚 丁志安
77. 抗战时期剧运、学运史料
“大众剧团”在锡北
.....须士雄
忆谭震林为澄锡虞地区
学代会做报告
.....程中民
78. 《石门山集》读校记
.....黄立振
79. 日本发现刘鹗对《邻女语》
的评批.....王延龄
80. 明代方言俗语汇编叙录
.....王贞珉
81. 张惠言《词选》批语
〔清〕端木埭批...唐圭璋跋
82. 《通俗编》题识.....
.....黄侃 逸稿
83. 黄侃《音学九种》前记
.....钱玄同 遗稿
84. 旧体诗词一束
《涉江词》选.....
.....沈祖棻 遗作
章士钊 沈尹默 程千帆题咏
《无庵词》选.....
.....詹安泰 遗作
诗词选.....吴永权遗作
吴天墀 王治平后记
85. 《诗》说二则.....黄焯
86. 稼轩词笺注拾补.....蒋礼鸿
87. 夜读零笺.....于北山
88. 李商隐南游江乡辨
.....吴调公
89. 《临海水土志》夷州
即台湾考.....陈国强
90.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立
始末.....周国伟 刘祥发
91. 唐诗质疑札从.....吴企明
92. 关于《张旭年考》的
讨论.....郭元兴 周本淳
93. 中国古代关于北极光
的记载和神话.....刘文英
94. “三昧”的出处和含义
.....崔石岗 吴三元
95. “燕燕往飞”是完整的
“一句”诗.....赵沛霖
96. 龚诗二首作年辨伪...郭延礼
97. 《战国秦汉朔闰表》
前言.....闻 玉
98. 《天问》“白露婴葍”
试解.....龚维英
99. 《天问》“吴获”章
臆说.....周 秦
100. 黄帝为“璜帝”考...萧 兵



20134820

242/ 731139 487

·考古文物艺术专题·

淮阴文史丛刊

淮阴师专编

76



边寿民生卒年考

白 坚 丁志安

（南京博物院） （镇江市图书馆）

边寿民（原名维祺），清代江苏省山阳县（今淮安县）人，是清代著名画家。和华嵒、郑燮等人同时相交往，画风也相近，被认为扬州画派之一。所绘芦雁负海内重名，凡飞鸣游泳诸态，尽收笔底，神理意境，尤前所未有；花卉鳞介之属，亦富奇趣。兼工诗词，又擅书法，人称“三绝”。生平隐居不仕。清史无传，府县志和其他载记对其身世均不详，生卒亦失载。当代美术史著作论及边氏，亦多简略，生卒尚无人道及，有的仅据《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所著录的边画纪年，推断他的艺术活动在雍正、乾隆年间。

我们生长淮安，自幼闻其遗事，怀着敬意，进而探求其生平，先后取得一些收获。这里，只略考其生卒年。

边寿民在他六十岁那年，特置了一个专供絨藏所作画之佳者的所谓“弄篋”，倩友人王孟亭、顾栋高为记。王文未见，事具《画征续录》；顾作《弄篋记》收在所著《万卷楼文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中，略云：“山阳边寿民以文名，兼精于画，四方之求之者，踵相接也，而其家不能存一纸。年六十，置一篋，絨其口而窃之。有佳者辄入其中，名曰弄篋。同人竞为诗，而乞锡山顾子弁其首。”文末书明年月，“乾隆癸亥十二月”（《楚州丛书》本《苇间老人题画集》卷首，亦录此文，但文末年月已被删节）。“癸亥”，为乾隆八年，即公元一七四三年。这年，边氏六十岁。以此上推，其生年为一六八四年。

边氏友人程晋芳（安徽歙县人，寓居山阳）《勉行堂诗集·桂宦集》中《偶过东城感怀边苇间成七绝句》一题，有“宁知暮雨归来日，荒草盈门失子云”，“累他邻舍愁填耳，弱妾孤儿夜哭哀”等句，显系边氏逝世未久之作。他的诗集是编年的，《桂宦集》注明作于“壬申”，这组绝句排在《岁暮作》一题之后。“壬申”，为乾隆十七年，即公元一七五二年。可知边氏逝世在一七五二年岁暮之前。又《勉行堂诗集·刻楮集》有《仲夏同史梧冈、边苇间、周白民……集晚甘园，次李情田原韵》一题，《刻楮集》注明作于“辛未”。“辛未”，为乾隆十六年，即公元一七五一年。这年仲夏，边氏还参加晚甘园宴集，于是可知他的逝世在一七五一年仲夏至一七五二年岁暮之间。

又汪枚（山阳人，居清河，后改籍）《钵山存稿》卷六《哭边大兄颐公》云：“……颐公吾老友，卅年相缔结。……去冬归相访，阔久语难竭。居违三十里，匆匆旋车辙。

春初闻噩耗，无疾遽永诀。……”山阳、清河两地相去三十里，边汪二人为三十年老友，所谓“春初闻噩耗”，显指接到讣告而言。边氏逝世既在春初，那么参合上文，可以断定逝于一七五二年春初了。

我们的结论是：边寿民生于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卒于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享年六十九岁。可见边氏的艺术活动，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在康熙时的活动，既有《苇间老人题画集》中的甲午（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重阳后五日“病余题螯菊”的诗篇和南京市文保会所藏辛丑（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三月为周振采所绘《芦雁》扇面为证，又和胤禛为皇子时即张挂边画四幅于屏间的传闻相合。边氏生时，华嵒三岁，高凤翰两岁；李鱣约生于同年；后二年，汪士慎生；后三年，黄慎、金农生；后四年，高翔生；后九年，郑燮生；后十一年，李方膺生。边氏卒年，早于高翔一年，李方膺二年，汪士慎七年，李鱣十年，郑燮十三年。考订他的生卒年，证实了他的活动时期正当扬州画派前期，即其全盛时期，将有助于对他的生平 和 作品、他和同时诸家的相互关系以及扬州画派活动的研究。

（请余 系文中专研阅辨）

李逵杀虎故事所本

(小说说小)

《文史》第八辑载马雍先生《水浒传李逵故事来源》文，谓李逵故事有三则出《夷坚志》，其说甚精。然杀虎事，《太平广记》卷二九三已有类似记载，云出《搜神记》《幽明录》《志怪》等书，待考。略谓：陈郡谢玉为郾邪内史，在京城。有一人，妇为虎将去。“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说明不止一虎）。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拔刀隐树侧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著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唯所杀无公虎，其妇未死耳。所谓母虎“倒牵（妇）入穴”与《夷坚志》之“倒身入穴”、《水浒传》之“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窝里一剪，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如出一辙。时代相去虽远，或民间早有此种传说，为《广记》所采、洪迈所闻，且予《水浒》作者以启发。姑录以备参较。

(淮阴师专中文系 余衡)

·现代文学专题·

活页文史丛刊

淮阴师专编

77

抗战时期江南 剧运学运史料二则

“大众剧团”在锡北

须士雄

(无锡市财贸办公室)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

宣扬新社会的光明线

——林俊

每当我想起谭震林同志的这两句题词，当年新四军三支队“大众剧团”在无锡北部战斗宣传的情景，就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一九四〇年，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林俊（谭震林同志当

时的化名)率部开进东路的苏南第二行政区广大地区,深入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年初秋,司令部驻扎在锡北行署所辖黄土塘附近的婆璽里和八士桥附近的诸巷一带。当时,支队里有一个“大众剧团”在团长金欣同志带领下,也随支队来到锡北,展开了抗日宣传、演出活动。

九、十月间,“大众剧团”的宣传队到了我的家乡严家桥镇(当时严安区区公所所在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女同志——徐英大姐。她走上街头,一边教唱抗战歌曲,一边用上海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了当地群众尤其是青年的抗战热情。不久,剧团全体同志四十多人来到镇上,我被吸收参加了演出活动。

剧团一来就在学校礼堂向群众演出了一个独幕剧《内服外用》,演的是一家贫苦农民由于不识字,错把外用药当作内服药服用以致丧命的悲惨故事。为了到部队慰问演出,这时剧团紧张地排练了鲁迅艺术学院王震之作的多幕话剧《流寇队长》。此外,还辅导当地青年、学生的话剧团体排演。当时严家桥中小学的师生组织了一个“一二一剧团”(“一二一”是“开步走”和“走向前”的意思),正在排演德国革命话剧《自由万岁》。

《流寇队长》一剧演出非常成功。剧本写的是一支游击队活动和成长的故事,这支队伍被一个消极抗日、鱼肉乡民的流寇队长所控制,后来队员们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击毙了那个队长,奔向抗日革命队伍。这个戏生动地再现了我军东进前当地群众深受土匪武装之害的苦情,热烈地歌颂了我党政策的威力,体现了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所以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我在这个戏里扮演了一名积极参

与起事的机枪手。

《流寇队长》首场演出后，“大众剧团”带着这个剧目到部队后方医院和刘庄等地向伤病员和当地群众作慰问演出。十二月间，在黄土塘附近的肖庄圩召开了澄锡虞中学生代表大会。林俊同志十分重视青年学生工作，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会议期间，“大众剧团”又一次演出了《流寇队长》，受到三县中学生代表的热烈欢迎。

这次演出结束以后，“一二一剧团”随“大众剧团”一起到支队部参观、学习。林俊司令员很关心剧团，亲自前来看望。他肩上挎着一只照相机，当时这是很新鲜的东西。林俊同志象是猜透了大家的心思，亲自为剧团的同志拍了照。照片很快冲洗出来，送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见在“一二一剧团”全体合影的一张照片背面有着醒目的两行题字：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

宣扬新社会的光明线

——林俊

题词用自来水笔黑色墨水竖写。言简意深，质朴地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应取的立场和肩负的重任。

临近新年，“一二一剧团”离部队回家过年去了，我在“大众剧团”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欢渡了一九四一年的元旦。新年期间，林俊同志很繁忙，但他还是亲自来剧团住地，向我们祝贺新年。记得他来得很早，大家正在吃早饭。剧团同志上海下来的多，好多人吃饭用的是叉子或调羹，一时叮叮当当的。林俊同志见了，笑咪咪地说：“注意，别太小布尔乔亚啰！”许多同志听了，吐吐舌头，难以为情地也

都笑了起来。到吃中饭的时候，叉子、调羹不见了，全换上了筷子，再也听不见叮咣的响音。

一月中旬，皖南事变恶耗传来，形势有了变化，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由谭震林同志任师长。春节过后，“大众剧团”作了整编。三、四月间有半数同志组成“苏北参观团”到苏北参加部队及根据地建设；其余同志有的留在部队，有的转地方搞民运等工作。这年五月，我参加了苏南二区行政干部训练班学习，七月下旬又和许多同志一道北渡长江，开始了新的征程。

忆谭震林为澄锡虞地区学代会做报告

程 中 民

（无锡县东亭中学）

一九三九年，新四军所属江南抗日义勇军挥戈东进。

一九四〇年起，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建立。我家乡无锡县严家桥，成立了严安（严家桥，安镇）区政府，区长是沙鸥（后被反动忠义救国军杀害）。他又兼任严家桥中学的教师。我那年十六岁，在初中三年级读书。在街头常见到先遣支队司令员林俊（即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嵩（duān，即何克希）的布告。新四军的《东进报》、《大众报》及《江南》杂志，已大量发行，进步书籍也广泛传布。在这样民

主、自由的环境里，我们学生每当清晨，就在操场上高唱《热血》《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傍晚，与区政府民运工作同志一起打篮球。晚上，部队的“大众剧团”与严家桥中小学师生组织的“一二一剧团”，一起排练对敌斗争的文艺节目。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沙区长通知我们五个学生，到张寨区黄土塘镇附近的婆寺里村，去参加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中学生代表大会，日期二、三天。

报到后，我遇见了吴达人（顾准）同志。他是澄锡虞地区的副专员，身材颇长、瘦削，穿一件灰布长衫。头发横披额角，戴一副近视眼镜，象一个学者。吴专员以前在严家桥，曾在小学里对当地各界人士，作过宪政问题的报告。他熟读马列，才思敏捷，讲演时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极具说服力。他拉着我的手说：“这次大会，拟推你为学生会主席。”我感到自己年轻、幼稚，但再三辞让未成。

随后，吴专员用钢笔在便笺上写了林俊同志的简历，大意是：林俊，湖南人（何县，我忘却了），工人成分。曾带领部队，多次转战于抗日沙场，卓著功勋……其实，林俊是谭震林的化名，他是新四军三支队的司令员，在过去十年内战时期，他还带领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是名闻遐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这些，限于当时当地，简历上是从略了，我也是后来逐渐知晓的。

拿了便笺，跟着吴专员到司令部去，那是在一个地主的大宅院里。我们走到宅内天井里时，见林俊司令已站在那里。他四十上下年纪，因戎马倥偬，脸庞显得清癯，肤色黄褐，两眼炯炯，神态安详、庄重。他身穿一套洗得很干净的

黄色布军装，外披一件缴获的日寇呢军大衣。他说：“澄锡虞的同学们好！”还说希望我们把会开好，勉励我要团结同学，今后在农村里宣传抗日救亡，把群众发动起来。

次日上午，就在昨晚开大会的院子旁的大厅里，林司令对我们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首先列举实例，讲我军在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事迹。然后他又愤慨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他还讲到国民党四大家族在重庆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及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如孔祥熙一家（尤其是孔二小姐），日日摆酒宴，夜夜设舞会。日常用物，都以飞机从海外运来；甚至穿污的衬衫，也用飞机载到香港去洗涤。而前线士兵，则缺衣少药。日寇常派飞机到重庆狂轰滥炸，而所谓防空洞，因修筑马虎，乏人管理，日机一炸，倒塌、堵塞的很多。不少居民，惨毙于洞中，真是人间悲剧。最后，林司令要我们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认真学习马列及科学文化，做个好学生，做抗日救国的好宣传员。这个会，这个讲话，我都永远不会忘却。

如今，在报上或电视里常见到谭震林同志参加会议或接待外宾的照片和镜头。他年事虽长，又戴了一副眼镜，但看上去精神矍铄，真象棵不老松呀！

《石门山集》读校记

黄立振

(曲阜师范学院图书馆)

《石门山集》，是孔尚任出山前的重要作品之一。它是研究孔尚任早年的思想、生活各方面极为珍贵的资料。但直到一九六二年汪蔚林同志，把《石门山集》辑入《孔尚任诗文集》卷六中，研究者才有机会读到此文，真是一大快事。但是《石门山集》是根据曲阜朱鸿铭同志提供的一份传钞本，质量不甚好。近年我们在曲阜购得刻本《石门山集》一册，互相作了校读，发现彼此之间讹错遗漏的有三十来处，深感有校勘的必要。现将拙意略述如下。

一、对刻本《石门山集》的看法

刻本《石门山集》，既无扉页、目录，又无有序文、跋语，书刻于何时，版藏于谁家，均无线索可循。惟在首页署

有“《石门山集》”；“零门、孔尚任季重氏著”；“瑕邱、郭垣京映紫氏阅，弟、尚倬季云氏阅”等。全书总共十三张（二十六面），大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毛太纸，版框高十八公分，宽十二公分。内容虽然不多，但刻工颇精，字划遒劲，从版式风格和刻工体势来看，可能是乾、嘉间刻本，可称海内罕见的善本。

《石门山集》就此寥寥数篇文章吗？我认为决不止于此。就古代刻书的一般规律来说，多少卷是指一书的总卷数而言；若卷多少是指书的某一部分而言；如果一书没有分卷，在书页的中缝多刻上书名，或者什么都不刻，个别的书也有刻上“一卷”二字的。而刻本《石门山集》仅仅五篇，又皆与孔尚任隐居石门有关，据此没有分卷的必要，可是事实怎样呢？在刻本《石门山集》书页的中缝，不是刻的“一卷”，而是刻有“卷一”二字。这就不言而喻它是多卷书了。在卷一之后，必然要有卷二、卷三……等等。

孔尚任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文人，诗、文、词、曲和律吕之学，无不精通，不仅他的《桃花扇》传奇驰名中外；为诗，海内名家，亦推为骚坛领袖，“相与商榷风雅”。所以他跟孙在丰在广陵等地，终日奔波在治淮的生活中，尚能在不到四年的时间，著成了《湖海集》七卷（亦有作十三卷），由此可以推想，他隐居石门山号称七年之久（实际只五年），终日除读书著述外，又无“案牍之劳形”，《石门山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写成的。其卷数的多少，总不会过次于《湖海集》吧！今天发现的《石门山集》，其内容仅仅十三张，相去何太悬殊。据此推知《石门山集》或是根据残存的稿本或钞本刻成的。这些残存，可能不过是原书的

百分之一二而已。

是何原因造成《石门山集》成了残卷的？目前尚无资料可以证实。我认为此事与孔尚任的后世子孙，家中的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他虽然做过十几年的京官，但由于爱好古玩成癖，“月俸钱支来不勾一朝挥”，因此家中没有购置良田，兴建华夏，所以到了晚年家境是很困窘的。连自己的著作都无力付梓。《桃花扇》是津门（今天津市）佟蔗村倾囊相助才刻成的，《湖海集》是他的门人陈鹤寿、马宾五，“售之枣梨”，《岸堂集》和《石门集》中的一部分，是靠刘廷玑合刻成《长留集》问世的。孔尚任一生著作有二十多种，至今尚有一半未能得见，很可能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只好将这些手稿，藏之秘篋，与世隔绝了。孔尚任死的时候，仅仅修了一个砖墓（孔姓家风，不论贫富都要给死者修墓，富者为石，贫者为砖，更贫者有的用三合土），据说坟前的碑还是他的友人给立的。他的后世子孙，儿子衍谱、衍志，仅仅做了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三个孙子（兴端，兴廟，兴官），几乎都是只知务农为生，成了目不识丁的武夫，以后子孙更甚于此。家境到了这种地步，对先人的遗稿，慢慢就不知爱护，不知保存；翻东倒西，随便丢弃，是很可能的事。日久年深，孔尚任的遗稿也就逐渐散失亡佚。就《石门山集》来说，今天的刻本，也仅是最后残存的第一册的部分作品，原因是订线已断，散失太甚。不然，何会出现书的中间有两处阙文，而又仅此十三张呢？卷一前面的目录、序文已佚，这是无疑的，后边到底佚失了多少诗文，就无法知道了。这对孔尚任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损失。幸有好事者见之，加以传钞，并予付梓，使我们今天尚能得见，已是不幸中之幸。

了。

汪蔚林同志在《孔尚任诗文集》附录《孔尚任著作目录》说：“《石门集》一卷”；又说：“近曲阜发现抄本《石门山集》中，收有文数篇，想皆选自《石门集》？”《石门集》是一卷吗？刘廷琨在《长留集》的序文里说：“……海内之重东塘者，不仅诗也，即以诗言，而《湖海》、《岸堂》、《石门》诸集，盈尺等身，亦洋洋乎当代之大家矣。”虽未言《石门集》为多少卷，但看语意绝非一卷。孔传铎在《安怀堂文集·东塘岸堂石门全集序》说：“癸未至丁酉（一七〇三——一七一七）共若干卷，曰《石门集》。”这样就可肯定《石门集》是多卷书。《石门集》和《石门山集》，是否同为一书？孔传铎明确告诉我们《石门集》是“癸未至丁酉”十五年的创作，更进一步肯定它“是其归田及游览之作也”。

《石门山集》五篇却皆言隐居石门山事，写作的时间是在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三年（一六七八——一六八四），时间相去甚远。再说《石门山集》是由孔尚任偕隐石门山的族弟孔尚倬和兖州的郭垣京给他审阅的，他俩都不是名流硕士，但都是孔尚任当时的志同道合的挚友。《石门山集》现存的五篇文章，既不是钞自《石门集》；《石门集》和《石门山集》，也不是一本书。

二、刻本、汪本校勘的情况

刻本《石门山集》（以下简称刻本）和汪蔚林辑《孔尚任诗文集》中的《石门山集》（以下简称汪本）均为五篇，文章的排次相同，《募玉泉寺疏》和《告山灵文》没有阙文又是一样（汪本《告山灵文》最后比刻本的这篇文章多出一个

“不”字，从上句的文意来看，是钞者后加的），可知两书同出于一个底本，但汪本辗转传钞的较晚些。汪本已于一九六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比较易得，校勘不再录载全文，但遇有讹误遗漏之处，即按刻本原文录出一则，下述校勘按语，依文顺序，逐条列举：

《游石门山记》

一、石门山一卷石，具五岳之威仪，今游者目不给景，足不给目，直作五岳观，斯其幻无伦矣。

卷，汪本作拳。卷，《礼记·中庸》：“一卷石之多。”朱骏声云：“借为圈，或曰‘借为拳’，亦通。”一拳喻小石。陈造诗：“谁谓石一拳，不作江流碍。”石门山与五岳相比，虽如一小拳，但具有五岳的威仪。卷虽可借为拳，但不如拳妥当。

二、然去鲁城不半百，鲁人世世无问津者！

世世，汪本作世。世，三十年为一世，时代。世世，犹言时时代代。世和世世文义虽可通，但世世加重了语气。

三、待月颌珠台上，山深秋老，襦被不胜，跼影走三十里，得一野店，出酒相劳，虽肴蔽杂陈，而下酒物乃是峰峦溪涧。

是，汪本作来字。是，乃肯定之词。来，是也，至也。桌上虽然筛上酒，摆上看，但酒是在谈论石门山的